



〈女文友慶生會〉(劉枋捐贈)，〈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會員證〉(艾雯捐贈)。

何，這個由文學所牽起的女性集團在當時的苦悶環境裡，為女作家們營造出一個精神療癒場所；而產自日本時代留下的小銅瓶和黑底麥穗花紋盤等精美器物也穿梭在日常，成為張漱茵與張秀亞的友情小物。

這些被遺留下來的女作家文集與貼身小物，都隨著物質流轉不斷疊加起它們的歷史意義。時間的推移將書中的話語賦予今昔多層的詮釋角度，而如今，我們走出那肅殺的時局，透過今日眼光，重新發現臺灣文學女團在那個時代的誕生意義。而女作家們專注日常的書寫和彼此在地的情誼結盟，則在一片女性文學陣線中醞釀了「家臺灣」的搖籃，也更樂於面對戰後在臺灣安家落戶的現實。

參考資料

1. 臺灣歷史博物館「臺灣女人」https://women.nmth.gov.tw/information_92_39879.html
2. 五〇年代文藝雜誌資料庫：臺灣文學風華——五〇年代女作家系列
<http://t1m50.tw1.ncku.edu.tw/wwwzsh2.html>
3. 梅家玲、馬翊航、劉于慈合撰〈使筆如使槍——重探國軍新文藝運動〉，《文訊》352期，頁64-69。
4. 張漱茵，《海燕集》，臺北：海洋，1953；臺北：錦冠，1989。
應鳳凰，《文學風華：戰後初期13著名女作家》，臺北：秀威，2007。
5. 范銘如，〈臺灣新故鄉——五十年代女性小說〉，《中外文學》，28卷4期，1999年9月，頁106-125。

我的衣裳我決定：

臺灣性別文學變裝特展策展始末

Reading Sexualities through Gendered Literature in Taiwan

| 最前衛的抗爭——
臺灣性別文學

| Literature and Gender
in Taiwan

「穿上女衫的他，慢慢掙脫衣服下面那個本來的他，漸漸游離出來，轉化成爲另一個人，另一個由服裝所創造出來的人，與先前的他有所不同……。」
——施叔青〈行過洛津〉。

Text by 謝韻茹 (國立臺灣文學館)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當生命赤裸裸來到世界，如果他／她能做選擇，會選擇哪種款式顏色質料的衣裳？穿上衣服後，倘若轉動性別輪盤，能夠決定一生尊貴卑微、享權或爭權的命運？

性別，就是一場權力的追逐戰，從空間、語言、飲食、文化到日常，無一不是性別議題。除了漢人男尊女卑傳統禮教，蘭嶼達悟族食魚也有分男人吃的魚、女人吃的魚。談文學，可以從蚩尤女媧亞當夏娃一路談到 BL 百合腐文化，經緯橫跨百年；性別更是和國族體制、社會運動綁在一起，掀起時代的變革。

於是面對古今浩瀚的性別光譜，我們該從哪個起點開始訴說？只有 88 坪的展場，塞得下如斯龐雜宏偉的性別敘事嗎？

經過策展團隊的討論，我們決定掌握兩大方向為本展主軸：一、整體性別脈絡是從男尊女卑、兩性平權，發展到性別流動的過程。二、強調「文學」走在「社會」變革之前，優先展示具有社會意識、反映時代的性別文本為主。此外，我們也在各區主題規劃「女子力圖鑑」，以小專欄方式介紹每區代表性事件或女性，讓性別議題延伸，畫龍點睛。

傳說中，女鬼享權自由

第一區是茂密帶刺的林投叢。那是一個當女鬼比當女人還有權力的年代。臺灣鬼故事中，女鬼總是比男鬼還可怕，法力高強。清代禮教規訓逼迫女人裹小腳，婚嫁不能自主，即使守寡，也必須跪著領貞節牌坊。因此含冤而死的女性懷有強烈的執念，林投姐、陳守娘、椅仔姑是箇中代表，記載在《臺灣風俗誌》、《三六九小報》及《海音詩》廣為流傳，展場也會展示這些文稿。

「我好恨啊，我好冤啊！」，誰能想到老掉牙的女性復仇故事，被現代小說家漫畫家音樂家電影人翻轉再創作，將醜惡驚懼化為美艷綺麗的美學符號。它是一把繪著美麗圖騰的織織髮簪，狠狠刺向父權中心，成為從本土幽冥綻放的惡之華，經典永恆。



1 臺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發會式合照，圖中前排左二為葉陶與兒，是當時少數參與社會運動的女性代表。

2 張文環《閩雞》手稿為女性代筆聲援。

櫻花吹，女權種籽落土

第二區是細櫻紛飛的年代，日本殖民體制帶來壓迫，也迎來啟蒙。然而，只有出身望族、接受新式教育的少數女性有機會創作，古典漢詩率先播下女權種籽，例如蔡碧吟、石中英、張李德和、蔡旨禪等人，更組織臺灣第一個女性書寫先驅團體：「芸香詩社」。

受了日本新式教育的女性，終於不必裹小腳了，她們擁有行動自由，邁出家門工作，鼓吹自由戀愛私奔，進入文化突破的「跳舞時代」，誕生一批有才華的新女性。譬如社會運動者葉陶、女記者楊千鶴、女音樂家林氏好、文藝少女黃鳳姿等等。她們反省詰問、悲訴不公，顯露女性啟蒙思想，吸引男性在文學作品裡代筆聲援。也有一說是，男性作家之所以刻劃底層悲慘女性，是為了偷渡左翼思想，目的並非申張女權；但不可否認，也間接鼓勵女性勇於挑戰禁忌。

此區展出的展品多元，有女詩人古典詩集、葉陶抱著小孩參加「農忙托兒所開學典禮」的大合照、張文環〈閩雞〉小說手稿、〈婚姻制度改良歌〉歌仔冊、純純演唱〈桃花泣血記〉的黑膠唱片等等，展現女權種籽飄落在殖民土壤，期待萌發的一天。「女子力圖鑑」以「彰化婦女共勵會」為時代事件、音樂家林氏好及藝旦陳金快是女性代表。

威權內，性別含苞萌芽

第三區是寒梅綻放在威權凜冬。軍隊橫渡，迎來第一批女力寫作大隊，新知識分子的她們寫作、編輯、翻譯，組織寫作協會，為社會示範保守優雅的「閩秀文學」。同時，她們也躲避家父長的眼睛，關心女性境遇，擁有自己的房間，或走出荒野，無法壓抑的情慾甚至翻牆外出。



1930 年西方的自由戀愛風潮吹向東方，相關題材的電影《桃花泣血記》與其歌曲也流行全台。

情慾寫作、新女性主義及同志書寫是此區重點。文壇上，郭良蕙撬開保守社會的「心鎖」，擴大女性書寫疆界。社運上，留美歸來的呂秀蓮提倡「新女性主義」。這也是同志文學首次發表的年代，林懷民在小說《偷渡同志戀情節》，白先勇〈孽子〉連載發表於《現代文學》，引起軒然大波。

同時，男作家也開始關注臺灣經濟轉型下，勞動女性的命運。楊青矗《工廠女兒圈》、莫那能的詩作描述姊妹們離開農村部落，走向工廠，墮落紅塵的悲慘命運。

此區，我們展示了「中國婦女寫作協會」文友聚會的合照、資深編輯獎座、呂秀蓮在獄中撰寫的小說手稿、《婦女雜誌》、三毛收藏的異國風情器物，例如皮質水壺、彩繪瓷盤、項鍊等。因此這區的「女子力圖鑑」以人物為主，薇薇夫人、陳秀喜及三毛皆具有影響力。

解嚴了，性別開枝散葉

第四區是解嚴前後的性別意識，經過前面的落土、含苞、萌芽，轉綠的枝葉終於有了春意。活躍的女作家橫掃各大報文學獎，書寫題材觸及婚姻外遇婆媳問題、批判父權等；最引人注目的是，李昂以一把殺豬刀狠狠殺掉父權結構，引起譁然。持筆反擊的女作家也帶動社會運動，被稱為「文學院式婦運」。例如李元貞創辦《婦女新知》雜誌，藉由書寫啟動性別改革運動，與法律聯手衝往性別缺口，沛然莫之能禦。

解嚴後，女作家開始大膽書寫政治情慾學，李昂《彩妝血祭》同時觸碰 228 與同志禁忌，被搬演於德國達姆斯國家劇場。雜誌、劇場、電影各種文化新興媒介，也在此刻加入混亂喧嘩的多聲部合唱，同時傾倒出一大櫃的同志繽紛，呈現「世紀末華麗」，包含性別流動、後現代等，與社會展開積極對話。

我們展出朱天心時報百萬小說獎盃、蕭颯公開婚變的報紙、邱妙津手稿等，紀念那個女性蓬勃發聲的年代。當時重要事件，例如北一女殉情、彭婉如事件，女書店與晶晶書店，都是不可忽略的性別地景，為此區「女子力圖鑑」。

陽光下，色彩隨性蔓延

最後一區呈現進入千禧年後、同婚通過下的多元風景。一切亮晃晃，不再閃躲、不再隱忍。我們可以寫詩唱歌、動漫電影、創作 BL 百合小說，原來陽光下有這麼多美麗的顏色在閃耀著。儘管仍有隱形的父權違建，時不時擋住陽光，角落裡仍躲著玫瑰少年和房思琪，但我們並不孤單，#Me too 運動讓我們充滿勇氣，一起面對陽光照不到的陰影處。追求幸福不需要有罪惡感，無論同與不同，都能面光生長，是本區傳達的訴求。展品包含影音作品，例如電影、舞台劇、相聲、脫口秀等，展現性別創作不再侷限平面，多元活力。



戰後 1955 年，「臺灣省中國婦女寫作協會」從最初大江大海的大敘事，慢慢吐露穩定島嶼之後的複雜心境。

「人要衣裝，佛要金裝」，服裝是我們初步認識一個人的生理性別起點。因此，我們特別邀請服裝藝術家，針對各區時代創作衣飾，例如清朝的長袍馬褂、三寸金蓮，戰後威權體制的旗袍、千禧年的西裝等，除了展現性別意識的時代演變；同時透過混搭變裝，打破性別二元刻板印象，期許每個人都可以穿上最自在的衣服，「讀衣無二」。

那些談論不完的……

我們深知還有其他與性別相關的文學主題，尚未在這個特展裡被深入討論，譬如非主流男性的困境、現代主義的性別角色塑造、鄉土文學的母愛投射、後現代性別感官、女性家族史等，留待日後關題展示。

這個展是巨觀掃描，照見身分、階級、社會結構性問題，也彰顯人性底下深層柔軟的普世之愛，像一顆心貼緊在每一個生命身旁，永遠溫柔奮力搏動。



展覽：可讀·性——臺灣性別文學變裝特展

日期：2021.4.1——2022.2.6

地點：本館展覽室 C

性，可讀，也能動。臺灣文學對於生理器官流轉在父權、婦權與賦權之間的感受，從暗黑到光亮，從陰間到陽世，從軀殼到體制，從衣飾到文字，恰成為臺灣性別意識的隱喻。